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二目錄 吳　編

工部六

工作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六

工作

前言

鄭緝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于事是竭盡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知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人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府

胥吏横征暴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二歲買辦青綠顔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已遣官採辦于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科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卽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倉皇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

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横害下民如此此其甚陛下皆百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

劉球曰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于勞築之事悉書之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之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闕豈宜獨役而不恤乎

李瑢疏曰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閲月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瑢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鏃蛀蠹者旣多積于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于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工不用財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

解戸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昧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實多安得如李琦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孫原貞曰永樂年間營造北京于浙江江西直隷蘇松等府起取富戸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安定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在逃物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于差科之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汚濫爲弊多端在逃者容隱不解而揑故申報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以致富戸久缺勘合不完欽奉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犯到衛不係勾丁永充軍役人數寅緣閑住者有之揑故脫免者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勅法司將例該充軍人犯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戸堪充富戸者運當房家小起發安定德勝二關終身充當富戸辦納糧差候補富戸數足仍當依例發遣其原僉富戸先今病故者悉令免僉庶爲民便

戴公銑曰易州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于平山

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于中環以五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玆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鬱便于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自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于玆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不能蘇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王恕曰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非爲營造設也今副使潘俊等修築蘆溝河隄岸工完雖曾效勞是乃職分之所當爲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並成化初年亦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想是彼時不曾陞官止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蘆溝河缺口工完陞把總柴甫成等四名九月修理大慈恩殿宇工完陞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爲之沸騰欲革其職而未之能

迨至陛下即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營造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功程凡閲八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無揀選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河隄之功不及山陵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于一羽也昔營山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失輕重况自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例請封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量加陞賚以酬其勞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題奉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

都加與賞賜欽此

何孟春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節儉形于宮闈仁恩遍于寰宇積之于□施之于政無非爲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于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

恐與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入以成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政新甿之治則無征役于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彝遺而大者創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凋瘵難以縷數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于古之役者也參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春秋莊公新延廄傳曰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無大損而孔子必書之于策以見其非時而役也毓秀亭之添修何以異于延廄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之作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言而止陛下于凡工作獨不當仍舊耶漢書文帝即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資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入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充招而侈于舊乎臣觀漢文帝在

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
國有餘蓄故耳陛下視今之内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
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愛民之心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陛
下試計今日之工作奚啻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之所寄放
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于外索于外則工部不免移那
順天等府不免科派蘆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
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琉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窰燒造凡百所需
無不擾擾在内者取一檿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大青大綠皆
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
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
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陛下方春時和不爲賑貸之議奈何有
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于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
所爲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所以肘腋宸
居股肱輔郡潛蓄精鋭專備倉猝調遣者也其十二衛四都司春秋兩

班按期輪替卽漢之北軍而兼乎番上掌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
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
往制軍民一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爲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
今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旣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于他作
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
亦不下三千三大營也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
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着之
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羅
盡應答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
人情孰不欲骨肉相喃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母妻子差戍拋其
田廬屋產采獲之謂彝室彝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
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卽一萬八千之數繰絲見蛹勢殆未已竭
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
規利務隱射以求悶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左營聽操者無幾

何矣營中之弊殿實私于辦納精壯私于跟隨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
點暫頂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爲
推托之地也虜使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萬一意外之
虞突如叵測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爲國家根本慮也恭太
祖皇帝沉幾先略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
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爲法又曰游觀之所朕決
不爲營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
內地種蔬蓋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
築隄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寢其事築隄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爲之已
今日之工作異築隄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
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卽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
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唐
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毋惡臣言之
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

宗爲罷役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惟陛下少垂察
焉
李夢陽疏曰內府供應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
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
此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有秤頭必
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于是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
不肯盡言以聞有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眞卻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詔省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
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
呂坤曰洮蘭之間氣塞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造絨布貨販以糊其
口自傳造以來數有限追官府急于星火百姓苦于催逼遂棄農桑稔
綿數十萬戶作者聚數百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
疋且是物也晒晾不早則白蛀卽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惋心
久積無益如山西之紬蘇松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日盈加造豈因缺

乏臣以爲一縷一絲皆出民力與其積于無用勞費空財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除補乏此無損于陛下而有益于蒼生何憚而不爲至于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豈止百年之物或孤生仞崖或叢長十里蟒蛇雜居之處毒霧常濃岩谷寂寞之間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本初卧千夫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緯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難之處跌傷壓死常至百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也至于磕撞之處或有傷痕而官責民償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拽到河邊待秋水以漂冲多轉折而底滯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寰居

安若泰山邦本固如盤石卽茅茨若神堯卑宮如大禹何損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治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見今大工木料業已報完採辦新枋止需後用倘少其數目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解京錢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轉運尤難若于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多今十庫諸貨各廠物料粗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亦多上納歲歲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爲一房塵土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乏國用亦未暴殘民財陛下一留色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矣

龔公輝曰仁壽宮及先蠶壇殿據敍州等府木商周洪川等訴稱先次採木唇齒之下今次採木俱在深山曠野懸崖絕壑人跡罕到之處洪川等各領官銀不一僱募夫米不等各于烏蒙芒部馬湖等處採運每廠用夫不下三五百人每月食米不下百十餘石抓架天橋勞苦萬端

方得一本出水先次取木八千因是接濟遷延故使累年未結今次取木尤多二年不能一濟何以得完本省原議買木減用價銀共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兩今奉前因行據敘州等府備將各商採木山塢履歷事宜申送來府委果山川險惡蠻烟瘴雨之所毒害虎狼蛇虺之所傷殘所損民命數多誠可流涕但營建大木乃皇上仁孝至情及修復古制以一新天下耳目敢不竭力盡心但四川僻處一隅非若他省商販輳集今名雖召商實皆土民給領官銀入山拖運正德以來即奉採取相近水次木植砍伐罄盡今次採運俱在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弔崖懸橋艱難萬倍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使夏秋無水雖竭力殫財窮年歷歲必不可得永樂初年勅差尚書宋禮等到蜀採取大木踰尋丈許者僅得數株然猶以為賴山川之靈立祠歲祀以彰殊異嘉慶六年工部奉勅四川督買楠杉栢木八千一百三十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塊兩年以上止得大木五百根板枋五百塊起解隨該廷臣建議以為勞民傷財即行停止今甫及二年共解過木

板五千九百九十一根塊率梁棟美材踰尋丈許者不下五百根數此豈人力所能實由皇上聖德格天雨澤時降山川協靈草木協用故自昔所不可得之材一時盡出雖蜀中父老以爲目所未見讙聲動地相慶更生今若必欲務足二分之數則更生之喜且復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何者雨澤由天僥倖難再似此曠世奇絕之遇似不可以復得况該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遠近徬徨朝不謀夕公私俱竭將何取辦徒坐困一方之民而已且天下之事有緩有急而民生休戚係國家安危理亂之機竊計郊壇蠶室漸次落成其仁壽一宮當亦無幾解過木植亦足應用兵革之禍止于一方且或于不得已者聖人猶愼用之重民命也土木興作派及天下使前項宮殿財用旣敷而徒以紛紛不急之故上困公家下斂萬民是猶廢日用飲食之養以侈冠裳之飾儀觀雖美元氣恐竭固不待有識者亦爲之寒心矣漢文帝欲作露臺其費百金以爲中人十家之產遂止不爲古今以爲美談講官吳惠進講即蒙聖諭輔臣李時等曰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今其將所指者開

陳以救時急務聖天子明見萬里無益之費無過磚木可已之役無過
營造我皇上聖學之功仁民之念一至于此眞與唐堯夏禹儉德相同
而漢文又不足言矣海隅蒼生亦復何幸
王德完曰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木無與小民聖明愛養元元意
誠篤至顧勢有不能者蓋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猓窟嶮巖復
澗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板濟險惡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
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非十人百人所能負戴者客營無多則以土商
代僱大戶有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以木
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也督木之令急如星火
民何敢慢于上供柒指之條畏如罟穽官亦不敢擅于科歛欲求遠嫌
遠謗聽其私議而木夫工食有派至八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者吏
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雞犬靡寧追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
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黔寧二廠尤屬瀕夷獨是黎杇全爲窄地
索橋競渡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既費過渡更難若非水

漲瀧行即是不幸難出且風嵐烟瘴地面人夫一觸輒僵溝壑委塡道途暴露尸流水塞積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黃胆臃腫之夫略似人形半登鬼錄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夫銀不下二百萬旣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途痛哭扼腕拊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

葉向高曰年來興作日繁中旨頻下上以供尚方縻織絲文筐篚器服梓材丹漆諸需下以應百司庶府徵發繕治百役經費而旁以其畸溢充中貴人妖童寶馬妙舞徵歌水石林園迴廊曲榭之娛于是司空之帑日空爲之長貳者日與其屬廪廪憂不給昔之清曹今爲困府矣

鷀峰雜著曰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于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五溺而死者十三嗚呼是不知英宇者之爲誰也昔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苦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莫切于救民若夏冬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皆爲政之務也今之爲政者一錢不勞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

之當恤與造動作無所不至者有之而不知民力之當休也與其恃途人之病于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于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爲寧爲臺池室屋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周炳謨曰工程太迫用財太竭取民太盡其始也上愈急而下愈緩其究也下愈緩而上亦終不得急則不若少緩而無急可也何也天地生財止此數也今已涸矣民間之生息止此脂膏也今已浚矣頃二工並作費不下累巨萬一兩一銖能取之內帑外帑不加賦而自足否一木一石能使鬼運神輸不飛輓而自至否愚有以知其不能也重軒飛甍非川蜀之名材不可今播事之搶攘初息而水西之地界未明貴州之間死未瘥傷未蘇尚可刻日計工驅殘夷而蹈之岩穴乎此宜緩者一玄墀玉砌非燕山之白石與徐泗之花石不可今三輔乍被洪水徐泗之昏墊尤甚救死扶傷不暇寧復能鑿山運石若負醯壺之致之闕下乎此宜緩者二始開棟之役詔旨屢下意未嘗不爲大工設也乃今請

發之疏曰上而大內之積如故壅者益壅匱者益匱倉庫罄懸矣皇上肯捐百萬之費以佐司空乎計徒庸量財用晝餼糧寧能無米炊乎而民間更何地復可重征何人可以更役榷稅所驕倚復橫斂嗷嗷者且不知所終矣蓋上急之而下無以應也則緩在下緩在下猶可言也變在下而上無以禦也則緩在上緩在上不可言也此宜緩者三王者制事揆盈虛之數則天意得酌勞逸之宜則衆庶悅今上天之告譴亦異未有止息也南北臺之工畢而城垣之役繼之陵寢之役又繼之水衡金錢盡頼尾不恤爲害滋大忝之天人之間宜且休息以康天下嗣此而時和歲登民以少蘇國以漸足則此一役也固天下所舉手加額以幸事觀厥成也

王家植曰近年以來費司農水衡金錢當與幾萬萬兩征甫輯旋起東師海外罷兵更誅貴行加之河伯失職漕艘陸沉一埽之費可破百家一隄之資可敵一縣枵腹折骸豈堪重困又大工所需卽挽拽散材非衡城薇牛不勝其任往見滇蜀採運之苦出于深箐絕壑之間奪之梪

獠獞獷之寇率以丁壯喘息易此鄧林一枝往往激發土夷招寇啓釁迨其至也恆以萬金而致一金此天下所共悉也堯舜在宥茅茨土階明主深宮重情露處矧以宮室不卑之由而令小民苦焦聖天子其忍之乎九門內外流移滿道天津飢餓持梃而索半菽淮陰惡少鳴楫而狎潢池今乃羣集四方流散莫可究詰之徒往來禁篽奮擲木石恐天象之儆非常淸道之傳復□正不宜若是之疎漏也

□□□曰縣官舉事其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自古已然第所覩于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章無論纖鉅惟祖宗時所創咸極精良久而無壞其後所費不啻浮于舊額而磽确婾薄曾不能當其十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行上下無敢越卽有所興作財力相覆催視惟謹不使奸利賕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宏度遠心簡薄吏職卽有所興作僨然受成不甚訾省于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糜費矣旣已洞其弊竇卽又重拂人情取乎補葺調劑幸旦夕毋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其咎哉

往行

洪武二十四年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薛司空祥在工部日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壓鎮祥面折言曰太師一言以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分別交替不在工者幷鐵石匠不罪蓋蒙其奏活者數千明年丙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匠作上匠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旨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可其請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洪武初以薦除銅陵簿歷官兵部侍郎嘗爲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垕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垕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寡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以道使民曷爲勞哉就其庸

永樂中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于民而分命京官督辦于郡邑嚴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時奉命督辦于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于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由自謂有所失禮而見遠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懷白金者乃顯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君子哉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為作工費矣時楊文貞公侍仁廟監國南京問京官之賢文貞公以志道對仁廟嗣位勅褒之有操履之潔之語志道自稱伊蒿子有傳文貞公嘗題其傳

貝令尹恆在東河日邑西南有灤春下潦水無所洩泛溢浸淫近灤之民恆廢耕公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

曰法不得擅役民公曰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千畝耕之卒無事

苑希正字以貞號恕齋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歷濮州知州初希正爲邑時逃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于地疾趨而出時呼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廷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隳行即領汝子昨夜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逃職賜璽書奬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郡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誠終爲私也令予復新州治露坐荊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耳耆老道意彬即應曰我彬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僚屬入之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分俟俟陞任乃復遺俟今當如命由是與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觀者嘖嘖

范侍郎理在南工部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多弊葺造之費尤巨公不欲煩民迺請蠲蘆塲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内府庫之各項布帛通以售鏹殆萬餘兩又請南京獄囚贖鍰隨葺所需而納于是自廟宫殿内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十間皆次第成而民不知

賈俊字廷杰束鹿人景泰元年舉人授監察御史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弘治初本部缺尚書黜邪崇正之際時三原王公爲吏書以衆望推陟奏立清匠司痛革作頭攬戶包替賣放私役及僞印假辦奸弊遇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㸃驗内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工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僱覔買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擡虚估

工部左侍郎陸祥直隸無錫人初以石工肄工部鄭王之國選授工副後有薦其有異技者召改工部營繕所丞營作稱旨祥有老母病或以聞命光祿日給酒饌并鈔五錠以爲養擢工部主事進郎中以至侍郎

祥巧思嘗用石方寸許刻縷爲方池以獻凡水中所有魚龍荇藻之類皆備曲盡其巧然爲人頗謹愿士夫不以其出自雜流而棄之子華以譯夷字筵館閣歷官光祿寺署正成化五年十二月卒

謝司空一夔爲工部尚書工部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者持吏短長恣爲奸利公攷校案牘厳勾稽剔蠹弊稽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罰斥遣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用財以授官屬之廉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

蒯祥直隸吳縣人以工木起隸工部精于其藝自正統以來凡百營造祥無不預積勞累官營繕所至太僕寺少卿工部右侍郎食正二品俸又以考滿陞俸一級祥爲人恭謹篤實雖處貴位儉樸不改嘗出入未嘗乘肩輿既老猶自執尋引指使工作不衰成化十七年二月卒于位年八十四賜祭葬如例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嘗在浙藩十有三年每歲上供彩緞惟浙最多近比有造作不切常度者輒坐其閱視之

官之罪藩司分守官每當閱視輒推延以避罪責有積數年更數人者積久蒸浥多損壞以致重造多費公初至閱視凡諸累年之積次第閱訖即上進繼公者踵之自後官府閱進以時民免破家

弘治□年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劉大夏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上曰宮門豈在外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且及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假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利而為此也即上書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温旨勉留尚辭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減之數

陳雍字希冉號筒庵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弘治改元授工部主事轄修通州倉及磚廠廠去河遠納磚者不便乃移置水次又舊磚止隨到報數驗會或私買營利莫之察也以是歲用常缺公乃立例兩月一覈實又移取儀眞臨清兩廠報冊與收簿對缺者按原發數究主名責之償仍募令首納不一年宿逋悉完自是廠中政清無負一磚者正德末年乾清坤寧宮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復上疏乞休幷陳採木利害大約謂木產于人跡所不至故能[illegible]其大土商採木皆積之谿谷間俟大水浮出然類皆中材其巨材以民無所用之亦未有採者恐非水力所能致故買木不費金致木費金苦侵漁不苦顧僦今願以兩法行之中材以故事募商自致但微增其直巨材官爲採之以庸法徵金募顧往者謹給直寧富役夫毋飽宿猾詔勉留公卽下工部博議皆如公策公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霧露披榛莽至險絕處或舍車援藤葛行度高下遠近以程工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于事三年木數萬至京

師上嘉之賜麒麟服初公議直稍寬衆謂額大踰慮或不給于費及竟役顧更餘萬金世宗即位召公還部有司以餘金請公覈其數令各貯所庫曰以待後役

顧珀字載祥晉江人弘治己未進士初知虹縣歷官南京戶部侍郎嘗爲湖廣參議屯田瀕江以隄岸圮壞不修損屯額沓累年拖欠軍士月糧每石折錢三錢令軍士砌石一丈者給銀六錢不加賦而隄岸悉砌完

陳少司寇堯嘗爲營繕司郎中會世宗治行宮□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商不便第罷勿徵如故比卒事公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內監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入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稽故事內府徵財用部議率以三之一削之公笑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爲彼地也公獨操心計不預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

李少司空堂爲營繕郎中日清寧宮災係太皇太后寢闈聖孝益虔手

勅營建公議請發內帑免徵天下計蘇民困迴天戒雜議抗言減原計之半工成存積動支之數什三是時提督英國張公懋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工部尚書徐公貫等蔭賞有差聯章保堂翊扶聖孝勞勳奉溫旨陞京職二級公三疏辭免略曰營繕乃臣子職業之當為錢穀尤士賴名檢之所惜宜□常資敢膺殊典以招物議銓部為之上請上亦俯順其謙仍陞俸二級越歲勅建禮部與修闕里費皆前積所遺民用不擾司空益倚重之

龔輝字實卿號笑齋□□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工部左侍郎初授工部主事時營仁壽宮先蠶壇殿命公督大木于四川及貴州西路貴西路山不產木祿下赤永二衛以狀白公公單車躬詣其地果如狀遂具疏請停免得旨允其奏于是公往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適彗星見詔求直言公遂上蘇民困以弭天變疏其略謂四川僻處二隅而巨木多在深山窮谷採取必弔崖懸橋而出况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殊可憂也竊計先蠶壇

室漸次落成仁壽一宮亦當無幾解過木植似足用者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人爲公危幸荷先帝聖明卽命停止蜀民如脫焚溺相攜持頂禮號泣隨公車

毛大司馬伯温爲大司空日嘗奉勅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勾各一

雷司空禮在部日三殿工興分宜父子欲以屬他親昵者不得已方以公晉部事司營造已遂條上八事而將作大匠徐杲得爲卿有心計與之議易磚石爲須彌產積木爲柱省不可計卽巨璫黃錦見以天生若人爲國家用而璫袁亨於上前輒言未備公疏請擇吉立木賴上聖明知璫輩欲中公一惟公言是信工成而推恩及歐陽司空朱緹騎乃公止尚書添註分宜父子阻之也然三殿之工估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十一萬壽宮災估者復以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時徐文貞公爲次輔問公幾何公曰二十萬足矣卽以聞上喜而分宜不懌公念上諭且諄

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躡油履行泥中執蓋自障卽元夜不休上知嘆異獻御饌勞之又念其孤身劬勞須以人輔而華亭子潘司繕造分宜孫紹庭司巡緝分宜以其孫何不能繕造而必令棄之巡緝會內監復以言激上怒公力請上閱竟上喜甚稱公爲良臣有銀鈒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悅然上意固惓惓知君之體國而分宜之前後嫉公狀亦灼然矣紫宸宮再建公議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遴內使廉愼者專稽驗而公得一意督促先是內璫毛姓者求葺枝房公不許曰營建必奉旨內言不踰閫制也毛遣人謝而心銜之至是乘上問工程狀毛對管工者多休沐蓋指公而上遣巨璫密偵知公勞甚曰禮忠勤主此賚上尊以紫宸成加少傅謝辭不允答曰禮掌工務節財任怨知之深矣

吳源字宗乾號龍江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初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鎌若軍仗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潰而刀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鎌兩端以火烙印識軍衛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嘗爲福建參議福建遠距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

以輸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偶值其害卽破家不足償役益
適不赴公至三分其籌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
所兼輸者趨便而役益集

陳絳字用揚嘉興人嘉靖甲辰進士嘗爲冬官曹治器皿廠事往内供
器輒留中委積公知爲璗闒所乾沒請得五日一領所進器更飭以供
闒銜之每出遮馬大詬公不爲屈歲省縣官錢以萬計大司空吳公鵬
以廉幹獨移牒天官留任久之或謂所省緡錢盍疏諸朝不則以歸公
用公曰吾不以是傳名且謂前官何時論尙之

劉伯淵字□□號念度慈谿人隆慶辛未進士官止工部郎中臨淸故
有司空分署歲遣屬大夫一人掌甓瓴之政盌下其材以輕重算賈人
船轉輸都官法甚備也其後胥徒狎習刓敝巧法器多窳惡慌人告發
萬曆辛丑君以起部大夫分署於此至則召諸陶人問弊所繇安施而
可乃稍得狀蓋前大夫恐埴之無良也成而試其堅瑕委諸從史陶則
有賂又使軍尉别其良楛印而志之則又有賂水落轉送傭夫舟人慌

貨出其中則又皆有貽四路誠具甓即皆呰窳登也路有所闕甓雖堅自格也計所予且下更其木而費若此矣君大慨曰有是哉夫估溢而器不精是縣官病也作業劇而費不償是陶人病也財詘于縣官而賂歸于陶人是公私交病也一事而使公私交病秖役何謂乃下令自今以往試不以從史印不以軍尉陸不以傭水不以舟使陶人自相占也甓不如法以告匱則有坐陶人自相占以甓無所用賄坐又不敢匿也得以其直盡之於埴而享其贏餘甓皆益精將作受之無後令矣嘗觀縣官舉事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自古以來然第以此覘於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章無論纖鉅惟祖宗時所創咸極精良久而毋壞其後所費不啻浮於舊額而磽确愈薄曾不能當其十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行上下無敢越即有所興作財力相覆指視惟謹不使奸利賕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弘度遠心簡薄吏職即有所興作憒然受成不甚營省于是蠹弊日滋縣官饕其虛質而民騷然糜費矣既已洞其弊實即又重拂人情取

小補葺調劑幸旦夕毋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咎哉

錢法

前言

丘濬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子之以多物少則子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于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之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綖鐶或爲荇葉又不知

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關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眞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頡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因年號別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遇以細紋如新錢製其漫亦劃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鈕銷爲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袁表曰按鑄錢以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達之時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卽創大中通寶旣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列聖相承皆設寶源寺局鼓鑄與歷代銅錢兼行楮弊前代皆用紙爲之而印文書於其上金元則以桑皮就造爲鈔而印以字敘我朝則用諸生課葉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僞造之禁嚴以不售之法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鈔則絕不以之貿易蓋造于上者有出而無納行于下者有斂而無用勢使然也

韓墳曰今國家惟寶源局職司鼓鑄若周之少府泉府漢之上林三官外是誰復有隱屏而鑄作者故私鑄可無慮也且眞工大奸以年利耳榆筴荇葉十萬一掬鋋環鵝眼入水不沉卽尤而效之其費幾何而利且倍蓰以故南齊孔顗灼見其弊而有不惜銅不愛工之說國家自大中洪武通寶凡五等下及累葉所鑄周郭肉好絕無排斗沙澀之患無靑薄鉛錫之別則惡錢亦可無慮也乃其所爲三弊者其究安在夫今之弊非戛戛然其難言者也亦非斷斷其難行者也指陳不越目前而

轉移不煩餘力在一加之意耳蓋聞錢者泉也如水行地無之而可壅也今各省直部邑行者不能以十五夫商賈之往來有無之貿易兩有之以爲用故也今使燕賈居錢數萬而以易關隴之貨必不售彼謂其無所利之耳利今邑者個入於滌楊便荆郢有少爲差等相權爲用且若爲令行之永久人未有不樂爲積者故錢爲永利不宜以世代爲變更此亦一說也天潢歲增日苦不給漢賜館陶公主以百萬計其計可倣也賢王款關金繒不返宋建隆中欲積錢贖山後其意宜師也狼烽鯨浪浹歲不息爆蠢蕙科訾給時絀宋康定中有事西戎夏及賂契丹動以數萬此其策可行也蓋管子曰刀布者先王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夫當公私交匱之時而爲上下兼利之策舍錢法其何以而當國者禁之何訑訑哉

李元薦曰漢桓帝時或上言民之貧困以錢貨雜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大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

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我明朱熊氏曰錢者特天子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者雖沙礫可使趨於珠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顧者況銖兩之銅乎飢肩痛切雖愛子不戀于慈母錢何恃哉劉陶爲白面書生識鑒至此亦可尚矣予嘗謂不獨劉陶卽朱熊氏論錢貨而歸重於天子之威令焉尤知本哉

張居正曰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于銀故嘗患不足今化銅爲實則民用益饒民用旣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

蕭彥曰查得萬歷八年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等事奉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民不求羨利欽此臣伏讀竊歎大哉皇言眞損上益下之仁也乃奉行諸臣率不能體皇上之意以求所以便民

之實故間有不使者豈法誠不便哉抑行之不善耳夫製錢必以銅銅固川貴產也路有水陸有遠近價有伸縮開鑄日廣則銅價日貴其道近而價縮者卽多鑄廣發不拘拘于額可也若河南山東山西舟楫不通處銅價騰貴每百斤直可十餘金較其所費與其所鑄大不相當而當事者又無措置之方司府則取之縣縣則取之鋪戶里長每銅百觔給價七八金而止而其餘者皆所私也及鑄完給發則又責之鋪戶而鋪戶又減價而轉之他所矣此非法使然也實心體國者肯爲之耶往者鑄錢之令通行天下及雲南撫賓具奏則皇上卽調停之矣皇上以虛衷治天下而諸臣不能以實心應皇上皇上本以爲民而諸臣緣以爲利臣竊以爲舛也請敕該部酌覆行令撫按官從實查議事固有一省而各府互異者有一府而各邑互異者宜上德而達下情固不嫌于直陳也

于愼行曰劉扶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爲國者操贏縮之柄以制利害之權使其上不至于不可

賞下不至于不可刑故私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私不可開也

靳學顏曰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質而用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已錢益廢則銀益獨行豪右之藏益深而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多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矣臣試根極錢說爲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而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觀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錢一百萬餘緡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

州江寧等處皆有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以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理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

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歟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錫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與漢廷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葢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耳臣所謂本葢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

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數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耶即以營運幾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行而屢廢南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奸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

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廠衛不先之于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有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絕恩澤者自朝廷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始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各商稅課程則純用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袍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壅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脈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

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皆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不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鈔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爲橐籥以造化爲鑪錘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賈豎算本利較錙銖臣愚非所望也

往行 闕

鈔法

前言

丘濬曰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于前矣

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于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于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贖鍰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制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用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紿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虞矣

于愼行曰楮鈔之制雖緣皮幣而世未嘗以爲用也宋始設交子于蜀

其用未廣南渡以後軍餉不充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民頗便之胡元有國之初遂立中統元寶世祖時又造至元寶鈔于元世鈔法之不廢至國初尤用之已而漸不能行遂成長物而關市出納猶以代稅法司招擬猶以準實是履跡而捕蛻殼也視爲固然不改正其說何居

往行 闕

鈔關

前言 闕

往行

李堂字時昇號堇山鄞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初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束鹿司空賈公一見語合選差監稅竹木于蕪湖先是中貴宋昂賁緣內批借取御木張甚沮遏商人公至務從寬減雖虧課重得罪弗計刮剔宿弊照上年解額存留羨餘籍記以充後解宋意銜之所知每懼之以禍曰吾非不知宋爲要人亦欲順適其意其如羣小觀

望規利何苟此隙一開倖門益啓國課益塞吾以身任之力杜其漸他

尙奚恤自是此輩卒不驪差

弘治間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時周公經爲戶書言關

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

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何遵字孟循欽天監籍江寧人正德甲戌進士爲工部主事以諫南巡

死于杖下贈尙寶司卿嘗榷木荆南故事多睨奸胥踵弊承訛歲增羨

以自潤甚則算及尋丈商人苦榷過虎孟循更置一切而復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

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算次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

手實其數幾何自挈之藏于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數以等減算其或越

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于今守以爲榷令

馮岳字望之號貞所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管

器皿廠裁革常例殆盡乙丑監稅蕪湖搬製木匣十數商至即稅不停

時刻令商自投匣中登記于籍封貯縣庫數逾常額盡行傾解從前監
稅者輒以墨敗近著清明者實自公始
韓參議邦靖嘗以工曹抽分浙江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
于商爲羨餘以自白公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課舊
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者易
與且入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司饋
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公固不與劉太
監怒及知其爲人不怒益敬重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幸索抽分
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賄公已及代入奏
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公亦自劾求罷會國老
有知其故者賴以無事
□□□成化七年荆州左衛運糧千戶汪禮奏稱見得三衛淺船俱軍
三民七辦料打造積年累害見及本處上通州湖廣雲貴出杉楠等木
商販數多要得十分抽一給與造船免致軍民受害該部堂訪察輿情

會議得淸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糧船光祿寺供應器皿京城內外蓋
造房屋等項合用一應物料逐年分派在外司府州縣民間出辦前起
未輸後起復至負累之難莫此爲甚一遇災傷派去物料到者十無一
二以致躭悞供應合無于湖廣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平各設抽
分將客商興販竹木牌筏每十取一揀選堪中者起解本色不堪者變
賣銀兩成造糧船應用餘剩之數方纔解部以備年例修理天地山川
等壇京通二處倉廒成造軍器光祿寺供應器皿內府各監局板箱𧝹
桶各王府誥匣木櫃賜夷人靴襪各處陵寢冥器等項支用先是洪武
永樂天順年間每年會計應用船隻造于各處者就彼處有司派料打
造造于提舉司者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廣江西出產去處浙江
直隸不出木者買辦送納福建亦有漆鐵等料例爲軍三民七辦納成
造成化元年以後各處災傷坐派數少而運船增多軍民受累至是因
奏始而從之載在會典我朝于凡水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
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塲分貯柴薪按月給與

禁軍孤老等燒用木植等物堆垛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則用各給所在之用近年以太平之蕪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值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營繕之費免以科徵于民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爲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徼能名歲增一歲無有紀極竊恐後來之難繼商賈折閱與販者不至而官與民兩失其利必定爲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爲優不及數者不以爲劣庶幾可以久行

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科率蓋取諸材木之榷焉而蕪湖爲畿輔近地當川湖一省下流商筏所聚故分司于是乎建大司空歲請于朝簡委員外郎若主事一人主之期年乃代

榷稅

前言 劉

往行

李大司空孟暘弘治壬戌拜工部尚書中官以宮殿傾圮欲修之屢詣
公言公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有定所修此何爲議乃塞南畿織造多
取資葦課歲久爲勢家所侵公一清之于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言者
以災傷欲幷葦課蠲之公獨以爲葦洲人所爭佃其利可知苟蠲其課
國用不足則將加派于民是損本實而益浮蠹也抗言尼之雖搆怨不
恤

張司空廷式嘗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廠統郡八役民數萬趨
走之吏自郡倅而下百餘員故爲奸利囊槖公曰近膩易汚吾其可弗
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饋簿書有關防以杜緣
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于宿蠹十去七八而課
日漸以完矣

開採

前言

龔輝採運圖說曰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阻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詠歌至稱天府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至若採取所由時異內棄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石嘴磨角偏腳吹項薄力棺木殺人剮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按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笄羊角雞肝膝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泥陣甕柄剪刀閻王老虎帶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難成入害崖日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于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圖寒巖水鑿崎嶇萬狀攀緣崖索捨□傴僂升之則躋于九天之上降之則入于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涉艱危圖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爲然而況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圖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圖斲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搆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

險圖梁棟美材天地固祕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爲力且有倍于曩時作懸木弔崖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飢餓流離圖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圖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鬱烟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疾癘時行圖至若灘高水落爲力甚難築隄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滂移前卻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閒圖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沒圖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法犯法小人之恆性哉作追呼逮治圖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十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計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

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踏賣價官圖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捩頂顧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錢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百有六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圖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二十三十爲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爲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于一生作轉輸疲弊圖噫不身膏草野則葬于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萇楚之詩爲之于邑

往行 闕

坑冶

前言

丘濬曰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十一

又曰歐陽公在政府以官吏兵民財利之要集爲總目遇事卽取視之不復求諸所司此最得法近一二元老亦能倣而行之六曹之事頗知要領然必其平時留心世務預有儲蓄必非取辦于臨時者也

又曰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露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旣盡而生之者隨繼故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于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于浙之

温處閩之建福開塲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于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葢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塲雖閉而其間尤不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為今之計宜于坑塲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栅塹者栅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曰山東物產豐饒甲于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乎粤自管仲相齊實與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舉兵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鍼一刀之所用無弗算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十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鬻自煑亦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煑鹽鑄鐵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奉使膠魯國聽民便宜

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矯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于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滋貪暴文學曰禍在蕭牆不在朐邴于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晏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爲貢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計淮西皇甫鎛程异又從而濬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也而其弊也至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日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害倍用輸徵其鐵官則親爲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啖食鐵官抑配逼迫害與鹽等宋鹽利多取諸河北鐵官亦不常設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言已元人于青州置鹽塲開立洞冶寶民通利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俑也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鼓煽諸冶今皆爲廢坑矣惟鹽則分塲置司官自煑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

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綴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實籍富強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千萬今鹽鐵之稅于山東者曾不違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饒何哉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爲瘠壤勢當富強全勢之齊國以例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說平絕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爲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設則勿過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哉

陳公察曰臣初留神思永虛心博訪銀塲利害未嘗不痛念邊方因此困苦委的合行封閉以前撫按官節次建言已爲懇切該部節次執奏

已爲詳明惟皇上宸斷一言准令封閉則明見萬里庶惠遐方大抵爲
國爲民但當權其利害分數苟有利于國有利于民別無損害是則宜
力行之設使利多害少君子亦不必行至于利國少而貽害多固斷斷
乎其不可行也雲南銀塲利國未十之一貽害恆百且千況十一之利
未必全歸乎國庫而百千之害未免滋蔓于他方且如判山等塲弘治
十二年奏除之後似乎稍息其害矣續乃又有私竊採穵正德九年奏
開以來似乎止在新興等五塲矣訪得另外卻又濫穵摩柯他白個舊
等峒其間獲利多少與夫曾否上供固自擅于管理太監史泰臣素不
與其事無從稽考的數其中隱弊雖在地方若非博訪亦未備知況天
陛遠于九重豈得而盡聞乎惟其弊源不塞則乘時射利徒中僉小之
欲而貽害無窮殊非國家之福也況今年三月初八日以來雲南府安
寧州大理府衛賓川州鶴慶府白鹽井提舉司等處地震數多其切近
銀塲處所震動尤甚臣伏念近年海內地震之變雲南獨甚夫地道屬
陰理宜安靜今乃若此蓋緣前項銀塲採穵已甚地土氣脈傷損太多

陰道不寧災異豈免臣先是疏云地方竭于誅求政謂此也且地震之象多主兵興之端多起于盜賊而鑽利之地又誨盜之源也抑採乞之夫中間亦有逸賊逋囚亡命無賴日則投採夜則劫盜其他又與螳螂母喜龜山等處賊巢相近若不蚤圖誠一旦利動勢激民窮盜聚貽害他方釀成大患彼時雖欲救治則爲計已晚勞費不勝民物愈不堪命臣等悔今不言固已無及與其臨難噬臍孰若思患預防乎伏望皇上軫念雲南僻處遠夷民物久困若日削月贏邊方事變易動難止伏祈俯監節次撫按官建言及該部執奏俱已明白斷不再疑早賜封閉仍必着之甲令不許聚斂之徒再起釁端庶使地方城池頗得軍夫之守倉庫銀米亦省虛耗之虞宿弊可以祛除民患可以少息此實雲南萬姓再生之感幸不特臣等憂國之至願也

呂坤曰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大害伏于大利之中也故軍國告匱一開而飢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河南鑛洞勑該省撫按誰敢侵剝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飢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

食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氣稍回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鑛夫工食官兵口糧皆倚辦于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鄱陽巡撫馬鳴鑾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里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概知矣今鑛稅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亦不能支括庫銀而無礦代解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心而仲春貪殘肆虐爲攘奪侵欺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金有司不敢聲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陛下開鑛之初意哉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揑害小民如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矣

沈㴶曰或問方今國計告絀經費罔極宗落之祿入屬國之繒帛屯戍日增河漕歲溢種種待用生生靡給而又加以天災流行飛蝗游魃壟畝爲勞米薪是急公私雙頓入不逮出天地固有自然之利出于常賦之外者下不瘠民上不損官孳利鹽田劇貨銅山古之人皆用之今何

獨不然今之鑛洞誠國家之外帑也今議者多憚始事之勞而謬爲迂慮而委至寶于土壤砂石之内所可惜也對曰守恆業者不懷非望之福愼操柄者不啓可爭之隙人言鑛之利非如耕耘蠶績旦旦而守之者也今所使開鑛之人又非饒衣食知禮節類皆飢寒奸宄而偷爲利者也種桑得衣種穀得食猶時有貪邪竊盜之虞況乎聚羣無籍之人而開之以非望之利而予之以必爭之路欲其無爲奸宄豈可得哉或曰不然利與害未始不相附而生唯在舉事以制而害自無由而與今之進說有願每年納課者有願官四民六者雖六坐享其成實則隱釀其禍此非吾所敢任今若于各有鑛地方設官專理卽以旁近衛所官軍戍之令附籍土著之民取之而責委各郡邑二千石長吏監督而登記之冊令流移竄入冊令豪右兼緣嚴制其條薄收其課而又略法巡鹽之例分遣各直指按行糾劾啓閉有時出入有程盈縮有稽奸貪有刑人皆尺籍利皆平衡則將與鑄山煮海同其奇贏之數矣對曰金之在鑛將挈而取之乎抑有所貫而後成也地之所生其多少有無將有

額而不爽乎抑時詘而時贏也官之稽汰其得行𢿘責之以折額彼將有辭有辭其得懲𢿘要以如額彼將略之略之其得勿懲𢿘且較銷金之費于取利之金十不償一較無稽之利于不可稽之弊千不償一而究論之較肎山呼谷之害于摶沙煑土之利又萬不償一是以本朝二百年來希興是役誠愼之重之或曰昔禹取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幣周大司徒有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漢唐宋之少府造銅山之錢司農領鹽鐵之事本朝文廟世宗間一行之未嘗有害何慮之深對曰太平之世不尚言利之臣制國者不使見有不足之形當今時而談出利之孔是抱薪傳火其誰繼之邊鄙未寧功役煩興使度支蒿目桑孔盈庭猶將獻貴穀之論虛賤貨之箴俾明主弘散財發粟之仁隆撤樂減膳之勤內通八貨外戢五兵彼山林藪澤之竅穴方將封閉固塞洋溢充盈藏玉于山遺珠于淵其斯爲積于不竭之府流于不涸之源豈唯如或之所云而已乎

往行

附溫處地方議

溫處二府麗水靑田瑞安平陽等縣鯢村浮雲沐溪羅洋等處皆在萬山產有銀鑛頑民自置兵器偷鑛爭坑慣習私鬥動輒殺傷因福建鄧茂七及此等偷鑛之徒乘時蜂起當事奉勅提兵且撫捕渠魁殆盡脅從多擒餘黨投誠願皆復業此幾處賊起雖十分不能盡絕亦已見其漸次平安但溫處二府瑞安慶元等縣與福建松溪政和福寧福安等處地方連界有寄住流民兩處糧里互相隱蔽彼此交通向不報籍未能約束合仰各府縣委官嚴督里老各照疆界應有寄住人民從實取勘原籍鄉貫見在丁口明白有產業者隨處安插生理移關行勘別無違礙一體撫恤候造黃冊附籍當差其銀塲處州府麗水等縣溫州府平陽等縣各報坑洪武年間歲辦銀二千八百七十餘兩取課太輕永樂年間歲增至七萬七千五十餘兩宣德年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餘兩各坑開辦實有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倍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取課太重正統年間減數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緣坑內昨歲

鑛少今歲鑛多或昨日採有今日採無是歲課額難定若增太重賠賦民難宜勑該部計議候添設縣治停當照依宣德年間採辦實有銀數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約量各縣坑場出銀多寡定派委官嚴加提督各該坑首油銀甲匠匠丁夫役人等按季採辦銀課進納庶得坑場各有管理其偷採之徒應募在官庶免後患又往時偷鑛之徒置有皮甲莨筅鈎刀叉撑及反寇烏合置造者衆節次進兵殺敗奪得並差人撫化追出皮甲等項兵器一萬八百三十一件擬于班師時已給榜著編排門夫甲互相挨究但有器械着令送官誠恐奸詐仍有私藏合行府縣委官逐處挨查不致私藏兵器結報之後若有敗露全家問發充軍其私造前項兵器者本身匠作幷俱論死罪家下人丁幷兩隣知情不首者俱發充軍

附處州賊始末

處州慶元人葉宗留盜掘小陽坑偓鑛手二百餘人開坑大作官不能禁採數月得鑛不穀食用棄之正統十二年九月領其衆往雲和地方

有坑塲處悉發掘皆無所得雲和亦萬山中官府不之計也還遂慶元七都山中住數日往政和掘小亭坑鑛薄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我取于山既勞而無得孰若與爾取于人一撑而有餘矣衆皆聽從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住十三都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大師爲教師演習從浦城劫遷陽虜財物燒房屋魚梁前後小民從之者皆給財物從者益衆掠建寧官民皆逃避進劫建陽住于東峯分衆于車盤嶺截路鉛山端端官民逃匿行旅斷絕時鄧賊在邵武方熾福建御史三司皆在延平朝廷命都御史張楷等領大軍勦鄧賊至廣信府不敢進延平促軍益急浙江文移請兵張未有處分江西御史韓雍參議夏時僉事陳恕呈稱處州賊人葉宋留等搶掠建寧欲回劫鉛山近在咫尺危在須臾若不往勦坐遭挫衂地方失陷百姓何辜有指揮戴禮願往張乃以軍五百使領之以往十一月初五日賊至黃栢鋪戴率其衆與賊交鋒皆野戰浪殺死傷相半宗留穿紅在前呼衆登戰爲軍中射死賊退奔竄入山劫車盤驛悉衆聚十三都促人挑行李將回

浦城十二日都督陳榮領軍三千并戴禮餘衆同至十二都路口下營
賊悉衆出戰官軍皆敗沒取其器械乃回劫浦城縣燒其縣治民居過
龍泉往八都從者益衆至數萬焉往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
各領衆數千往投之居數日謂山中虜掠不便莫若往來湖口劫掠府
城乃結寨鮑村義烏取貨松陽掠人則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入
戰矣衆從之悉如其言往來湖口劫掠府城官民悉遣使人從溫台抵
省告急三司察院以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領軍四千三月初
一日從紹興踰台州萬獲到處州府攖城月餘賊從掠日甚復告急于
省御史盛琦以聞既數日御史黃英亦以聞朝廷命總兵徐恭領軍二
千星夜馳赴亦從紹興取道既至處州亦據城自守而已惟遣人告急
于福建領軍都堂張楷楷未及至城中軍多糧食不繼但終日對泣至
五月初一日賊攻城甚急總兵徐恭等出禦三司等官皆爲賊所殺徐
僅以身免得入城閉門固守賊勢愈熾投入者益衆初二日張始自建
陽起軍回浙江十三日到衢州僉事陶成往接泣陳此事若稍遲不進

徐總兵一營官軍勢窮援絕糧餉不繼決不可保本日將官軍分作水陸二路兼進十八日至蘭溪巡按御史黃英請軍盛琦巡鹽林廷舉來請兵速進二十日始到金華于城中取插竹二百根令軍人截作鴨兒接笆共得三百五十面用白紙畫成獸面五彩粧飾賊搶着笆夾住不得退次日于教場試笆以爲破賊上策乃進又恐途中有賊皆于星夜兼程行至中途方欲下營作飯忽聞山中放砲吶喊以爲賊來遂行至處州界知府陸忠指揮馬鏜來接再行至銅山寺下營又聞吶喊聲欲起營過去少頃乃是賊差人來乞招撫榜者方敢作飯遂給榜付與賊差人回泰二十五日官軍陣平地賊衆萬人出山求戰各戴紅巾披甲前來官軍分三陣賊攻中營張劉督令馬軍回回達達箭死二三百餘人左右合擊又射死二百餘人執長鎗者又爲鴨兒笆奪入赤手被獲餘賊四散潰逃得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物件稱是具本報捷六月初一日紹興衛千戶沈俊說本所軍人多係麗水縣鮑村人各有父兄弟姪在家被賊脅從爲盜前日對陣之時有何志三認得他父何受認得

姑夫王勝一認得他男雖不交言各曾見面而去本職前到本處勾軍鄉民皆熟知欲招撫但令本職帶此三人具榜進去定有消息當給榜差本官帶此三人入山榜文照得當職統領大軍先勦福建沙縣賊首鄧茂七等復奉敕回浙江處州勦葉宗留一起五月二十四日到銅山寺已遵敕書事理給與爾等榜文招撫復業不見前來投首今送到首狀內開陶得二楊廷四等供于本年二月內請領戶帖復業已定因官府失信將復業民人陳諫等起解以此小民不肯信服又行激變今紹與軍人何志三等俱爾一處鄉里跟當職福建回還備知彼處事情悉憑招撫雖累次攻城賊首黃安得亦准自首今爾本係良民一時被賊逼脅後聽招撫俱已領招復業止因官府激變又復不安今若聽撫出首吾爲朝廷風憲大臣豈肯效他失信况何志三等各有有戶人口在家不下一百餘口若哄爾出來心懷別意則何志三等三家人口上有老母年七十八歲一家男女五十六口豈能吉利今特令沈千戶帶何志三等來本官備知我心可以細問若果不信可留本官在彼質當爾

等出來面露衷情若不見疑聽我招撫與我浙江人增氣我如何不回
護你我若哄爾天地昭鑒爾等不必多慮早出來吾備賞賜等待必學
曹彬必不學曹翰也爾等其深思之初六日勑到略曰今天氣暑軍夫
日久疲勞必當急于平賊以靖地方星馳奏來區處切勿遲留坐待疲
弊或爲賊所乘非法之善古人云殲彼巨魁脅從罔治此仁義之師也
爾等其慎之又曰爾等兵戈所至須辨別善惡昭示勸懲撫安人民毋
令驚擾庶得濟事欽此沈俊何志三入山招得陶得二等到營投首賞
賜回山領出賊佔希葉仁人陶秉倫等一千餘名到營給帖復業希等
言葉宗留先在建陽被殺乃知黃柏鋪射死穿紅者即是悔不表奏次
曰舍人沈善又同何志三招到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六等幷避難民
人三百餘戶給帖復業一十一日勑到略曰得奏爾等兩次截殺賊徒
生擒賊者數多幷奪其器械等件亦見爾等効勞爾等商議抵巢攻勦
等因然賊徒自畏作惡之甚懷疑不聽撫散及官軍壓境又屢拒敵其
罪固皆可誅爾等酌量軍謀兵威足以滅賊即聽作急搜山攻塞務在

勦滅盡絕以成全功或賊散漫猝難撲滅即先設計擒獲賊首陶得二
等以去惡本就乘勢招撫餘賊俾即退散仍依前次榜文宥罪欽此二
十三日有李太監領軍從金華往處州中途聞有賊截路急求護于張
張遣人數千迎接不能達李遂回金華張復以榜招諭仍不服李愼退
還杭州七月初五日報徐總兵營內勅略曰其劉衮張楷所領皆精銳
官軍用已獲劾爾等須已計議會合進兵不許偏執自進致成掣肘欽
此十五日襲楷四等砍送楊希首級詣營遂亟送赴京十七日浙江布
政司差生員王義賫謄黄詔書到營內一款福建浙江先因強賊作耗
逼脅人民相從爲盜已命大軍征勦悉獲其賊首解京處治外其脅從
爲盜人等畏罪逃避山林或奔遁海澳及遞年結聚因衣食不給出沒
爲盜勢不能散者不分首從輕重悉赦前罪詔書到日各回原籍復業
所司照例加意優䘏仍免糧差三年凡遞年但係拖欠公私積負並令
蠲免不許官吏軍民人等挾讎生事侵害違者罪之其脅從之人敢有
詔赦之後仍敢結聚爲盜不行復業者仍聽大軍駐彼捉捕不宥欽此

仍賫黃令本生賫往樊嶺賊巢開讀是日查算從招復業人戶共九千餘戶男婦二萬餘名口奏報陶得二既回山擁衆如于顆以書召張入彼處面諭張不敢進但復書而已慶元大杜賊從萬餘搬搶糧米官吏居民悉逃麗水青田小民皆往從焉二十三日勑書到營略曰爾等須守朝廷恩信乘此機會即先遍遣該司府官吏人等將詔赦恩意廣爲散布曉諭賊徒退散復業者即令所司安插不許下人生事擾害復致爲非敢有不遵者仍依前勑調軍勦滅欽此遣人賫勑外具榜文差處州通判焦瑀麗水知縣周善青田典史楊植宋賫捧入山撫諭陶得二等將木寨及瞭望窩鋪盡行燒毀焦瑀等出遂班師回軍金華其山間餘賊未服者遣楊廷四等遍歷曉諭具露布以聞略曰自五月內離福建到銅山寺正當賊之後門乃按兵于前路以疑待疑將錯就錯期以來朝之卓玉悉來此地以投誠我方將信將疑賊果乍臣乍叛驅其烏合之徒來抗鷹揚之陣賊來如雨我動如雲馬蹄足而有鎗莫拖箭洞胸而無函可蔽自相蹂踐衆競凌遲汗顔賊帥胆落渠魁遂合衆以投

誠各詣師而請命又云伏茲有道之仁風降此九秋之甘露背凶趨吉
陰陽分否泰之期偃武修文老稱賴乾坤之德奏簫來鳳賣劍買牛云
云比至京復命是時朝廷北狩經事大臣俱口外失陷羣議交構方究
前陳都督陷軍失律有罪應擬候至次年敷奏始獲放還
朱恩字汝承慈谿人成化甲午南京解元甲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南
京禮部尚書嘗爲河南布政司使部內有鑛利中官廖堂以奇羨可自
豐藉口足國啗當路請聞之公抗章擯其議有云金銀鉛錫之利人所
共趨公私相角其勢必爭往年山東之禍實起于此河南切近燕趙聯
屬京師其民刁悍少慮好任俠爲奸目無公法一基此禍其害不小殆
非數十年財力能靖安也孰與罷之便其議遂寢河洛間得免禍釁公
之力也
謝大中丞士元爲建昌知府屬縣永豐舊冶銀穴閟久弗發而括人寇
踪前去後至絡繹恆數千人曳行旅以任負掠民畜以食飲官兵素無
律而括人驍獷莫不聞皆洶洶自惛時厚公者幸公將代可去以避其

鋒公曰見難而避無勇貽患于人不仁無勇不仁去將焉用之乃勒兵
從靈山東並永平溪踰靈山下趨之賊聞公至佯遁而留二三爲誘諜
不覺我官皆解嚴至則不疊而休于僧寺且炊餓而我邏卒不及反自
甲先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筅遮公環而刺之左股爲筅所中
血流洞韡枯陽巡檢者遙呼賊曰我公也賊何敢傷天子命吏賊亦愕
相視公猶裹瘡督戰如常所俘殺甚衆得其戎首乘勝破之公遂臨穴八
怒曰此禍穴也築之以絕窺覘公還未嘗言戰時事

沈固字仲威丹陽人□□□舉人初授沂州同知歷官戶部尚書在
沂州日有建言州西寶山社產銀鑛者詔下有司核實固執奏謂費多
而得少恐勞民且致變事得中止民甚感之

紫荊關外廣昌靈丘二邑山谷幽邃林木茂密四方亡命及奸民避罪
者皆竄居之時時竊挖礦砂私作銀冶而張守清者尤桀黠能役屬諸
奸民而擅其利道路洶洶謂旦夕且有變有司不敢執何會上遣中涓
禱五臺還奏其事時申文定公當國一日上視朝畢召閣臣于皇極門

議事語次及之文定公請勅該部行撫按官查明禁戢遂逮守清伏法閉塞諸礦洞無何縣民有以開礦興利為言者上令文書官語閣中欲允其奏文定公極言其不可仍請下撫按臣勘覆而玉田豐潤民復以為言部中並下撫按未報也文定公適在告而上遣文書官問閣中云開礦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覆文定公乃屬王文肅公具草回奏大略言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鑛必當聚衆衆聚必當妨亂見今山西河南鑛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憂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而為之若開鑛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防兵之費幾何與開煎之利幾何果出少入多不為虛費而後可勘酌舉行非可以民間私請隔境遙度而朝廷遽為之出旨差官造次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迴未覆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今蒙聖問惓惓臣等即當傳諭該部督趣撫按官速行查核有砂處

所應否開煎是否有利兼害委用何人方不至騷擾設處何法方不至侵盜毋得先事張皇使民間承望風聲爭相煽動利未得而先釀患乃爲萬全奏入上重違閣臣議事遂寢文定文肅相繼去國而中璫巧黠者與驛倫相要結因招致衛所武官扶同入奏旨從中出自畿輔及諸省皆以中璫領事糜費騷擾使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語云涓涓不竭流爲江河言不可不防其漸也

珠池

前言

汪鋐曰珠池一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濱□間產名爲珠池我祖宗四海爲家雖設監守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爲寶也故採無常期取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于惟上之供如載在會典不與物料爲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也正德年間逆監用事毒流海蠙監守漁獵牙爪助威誣商賈爲盜珠脅鄉民爲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端蠶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

我皇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踴躍欣幸以爲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端可恆免也何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採矣一時守臣不體欽奉固爲有罪然驅無辜之民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若人力可爲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君上之用設或天產爲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間僱覓夫役叢累里甲橫行海島刼奪客商服役踰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以明明盛時而責此無益之貨且寒不可衣饑不可粟似非有急者誠知採取之艱難必不再爲此舉也今雖經行暫止然成命尚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畏罪薄海逃生地方之患誠爲可痛宜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採取已罷工食免追外仍乞申明初年詔令珠池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僭用珠飾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賊仗者從重問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

□□□曰日者採珠與榷卝並行蓋其利也而害亦大略相當抑又甚焉利虛而害實利什一而害什九中于官官利則民害通于民旋利亦旋害按禹貢淮夷貢蠙珠蔡氏註曰珠爲服飾出于淮夷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之用于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榷如他山澤之征也漢景帝時禁採黃金珠玉元帝時貢禹言宜罷採珠之官亡復用爲幣多販賣至東漢時蛋人猶採珠販貨糴粟由國無禁榷故也後劉鋹于海門鎮募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宋太祖平嶺南廢之仍集民採取未幾復置吏然太平興國中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皆採蕩所採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番商珠終宋之世珠有禁焉國朝景泰中遣內臣往雷廉平江等珠池採取備御服之用弘治中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一萬八千兩有奇謹按粤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池中官幷參隨人役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爲銀十萬餘兩而臨採復費萬有奇所

得不償所失矣至嘉靖元年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嚴其防也四年戶部尚書秦金疏上採取金珠寶石言珠石非中土所產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八年納張聰胡世寧言革罷各鎮守中官幷革珠池守焉間欲用珠則發銀貿于商而爲數亦有限節矣百年大患一旦掃除窮閻下邑誰不歌舞而頌明天子哉隆慶間一採守臣任焉後按臣張守約請罷之迄今三十餘禩矣而奸民估客往往垂涎鼓枻其間歲在萬曆庚寅總制劉維文設爲嚴禁出本者與犯池買珠者同科其法慘于見知連坐大開告訐之門棍徒得志人人自危可異也然不少息又益甚之何者有之以爲利故也況偏聽生姦素封大賈多罹城門之災而椎埋驅騎或以苞苴倖免不惜其源而遏其流得乎己亥歲遣內侍李敬乘傳往採蓋以大婚所需內帑所用享海壖之奉取自然之利夫豈朘削膏脂者乃奉行德意者則有所未善焉夫採珠之必有資于船也官造船計費不貲遂轉而取之民間彼民俯仰旦夕期免枵腹者獨此船且一報

船戶里井騷然妻啼子號河泊變色其巧者或賂吏胥而漏網愚者僅以身待命則擄船之害也裹糧而出揚帆而逝長兵勁弩高檣大舶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曾不聞嚴其約束遇鄉村則刧鄉村遇客商則刧客商吳子賢等民房燒矣譚雄隱等被打傷矣總兵黎國耀參將潘士烈守備田麟目擊而莫可誰何則朋刧之害也珠池市舶各有分任無凌奪也乃市舶中使閹璫重利而欲採收之聽奸人報效夫相侵必至相角兩虎鬭穴其勢豈能相下其害必至蔓延無已茫茫大海殺人如麻人若草偃濤若腥紅非奉明旨處分以雷廉分屬其相禍豈有量乎則互爭之害也始議官四民六稱便矣然而棍子有包藏督哨有搜括參隨有背手至中使之前僅循資交納耳剢中使者果介如囊被一意奉公毫無市心者乎則吾不信也大半歸其私橐朝廷獲利有幾而受此空名也則騙匿之害也私販宜禁矣然所販者皆遠方往來之客非隸名籍土著也市泊無賴之人非有禮義檢押也一入其手彼且視爲得贏有飄然遁耳今不以問之此輩而聽棍徒妄指留戶曰是曾市珠者

也假威凌虐何求不得則嫁禍之害也夫國家採珠本以待用詎意爲
害至此無已則公之民乎然亦不可謂盡利也嘗覽志稱廉郡無耕稼
所資珠璣然曩之採也秪于沿海蛋戶以銅䤨凌萬頃身入尋丈之淵
不啻探驪龍頷下人猶畏其難而不敢自招擄蒸茂始以竹爲棬維以
綈纜投之海中順風遡流力不勞而得甚奢于是自鮫人蕩子至閭巷
小民皆安然爲之矣殊不知漭瀁險隈之區豈全身托命之地狂飈乍
發條然傾覆此猶養魚沸鼎棲鳥燎林自完者幾人父母不能索骨于
魚肆妻子徒以招魂于荒江者害一屬有天幸得返故里身利兩全治
酒烹鮮婦子嬉嬉然亦不過華衣甘食以耳目所昭記未有盜珠起家
與南陽倚頓埒適以長其奢淫僭踰之習耳害二一船到岸水骨有索
里正有索保副有索債主塡門取償胥徒乘機嚇熒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又焉用此賈害也其得分多者猶自愛惜猶或以羨補絀不然三五
爲羣未抵家而一擲先盡矣窮則起盜放辟邪淫無不爲矣害三且也
名爲採珠實則行刦此等不逞之徒居恆而繩以官法猶然攘臂攫金

探囊胠篋島嶼無人之境復何所顧忌害四又其甚者洋海一帶東連日本西連安南萬一夷情叵測狡獪之徒援引爲奸乘潮擊楫瞬息千里不重爲內地憂乎害五夫前三害害己後二害害人前四害有形而小後一害無形而大嗟嗟聽民之採也利民也卒亦不勝其害然則何如而可周禮所謂初其地而厲其禁者誠今日急務矣夫盈尺照乘不療饑于堯年明月夜光無救渴于湯代則珠亦何用哉古者一夫躬耕餘餐至室一婦務織兼衣被體本在故也本之不務則有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其爲疵病亦已深矣維今之計莫若驅游惰之民轉而緣面畝有不盡耕者則工商各業具業又嚴爲保甲日稽月查作淫巧者禁無所事事者禁其或出外商傭必審其所經何商所作何傭所往何地計程可以幾日還至于糴船貨艘程以水票縣正時加清查毋視爲虛文而寖成廢格毋委于下吏而任其夤緣如是則盜珠之害庶幾少息然此猶防其末也乃本原之地則不在閭閻而在朝廷昔王孫之對簡子也不以白珩爲寶而寶觀射父左史倚相齊威王之會魏王

也亦不寶照車十二乘之珠而寶懽寶畛黔夫種首夫以戰國君相猶且如此用能光燭四鄰聲施後世堂堂天朝豈無二子之作訓詞獻善政者又豈無如四臣之照千里者彼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又何爲也隆慶時吾鄉陳吾德同李已疏劾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揆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欣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司計之臣計苦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資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愚讀其疏未嘗不廢卷流涕故今日之採惟願皇上亟賜停罷嶺海百萬生靈命脈若萬無可已亦宜用之有節採之有時以經宜不以經久任守令不任中官大用之後旋即報罷亦旋封禁下而公侯之冑薦紳之家咸準樸素無用珠玉爲簪珥飾則千匹爲貨事難于懷寶萬斛爲市不易于越鄉如是游食不反末技不禁者未之有也高皇帝有言朕聞當使天下無遺貨不聞使天下無遺利昭皇帝初登大寶即納夏原吉罷西洋諸番取寶船偉哉二

聖誠大哉遠猷已噫捐于五湖還于合浦固千載一時也而今可謂無

人哉

往行 闕